

那些跑当铺的日子,有酸也有甜

倾诉人、执笔人:徐文志
男 60岁 白下区 退休职工



父母一生清贫,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遗产,但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是我们一辈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,“清清白白做人,认认真真做事”,父母的教诲我们将牢记在心。我要对他们说,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做他们的儿子。

前两年我们去看了镇江的故居

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上虞风景如画的白马湖畔。我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,他知识渊博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解放初期父亲由同乡魏公公介绍到镇江江苏医学院任化学教师。于是我们一家人就从杭州搬到了镇江。母亲也在苏医附属医院干护士。

在镇江我们住在一个叫做万古一人巷的地方,是苏医的宿舍,我记得有一个大铁门,门楣是石头的,很高。里面一进一进的,很深,我们家住在第一进右边,进了大门过一个天井就到了,对门住着的是一户姓杨的,中间一个大堂屋,主要是做厨房和过道。大门口有个池塘,常有人在塘边钓鱼。那时家里的家具很简单,基本都是学校租借的,每月缴块把钱租金,十几年折价下来,家具就属于我们家的了。

母亲当时在附院妇产科任护士,经常要三班倒,有时上了夜班回来,白天还要忙家务,尽管这样她还是把家里搞得井井有条。我们兄弟姐妹的穿着虽都很旧,有的甚至补了补丁,但都洗得干干净净。前两年我们到镇江还特地去看故居,老屋早已不复存在,被一栋栋高楼代替,但问了一些老人,他们讲了小巷的变迁,又把我们的带到了五十年前的童年时代。

忆故人

第一次见到云,是在学校开办的声乐小组里。当时,作为新生的我参加了学校开办的声乐小组,很幸运地被录取了。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,我们在声乐小组练习唱歌。组长为大家介绍我们几个新来的同学,并要求我们每人唱首歌。轮到我的时候,我紧张得直冒冷汗,自己都听不清自己唱什么。好不容易唱完了,就听见下面有人鼓掌。我抬头望去,原来是个比我大一届的学长。后来听他自我介绍,知道他叫胡定云。

过了几天,我的好友兼死党跑来找我,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她谈恋爱了。我八卦地问了她一大堆问题,最后问她:你男朋友叫什么啊?她说:胡定云。

就这样,我和胡定云越来越熟。因为芳比我大,我当

过年前,母亲熬夜为我们缝新衣

记得有一天早上,我和邻居小孩正在天井里玩纸飞机。母亲下夜班回来,我赶忙迎出去,想看一看母亲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,可脚下一不留神跌了一跤,额头刚好磕在门口的石头门槛上,顿时左眼眼眉旁被刻出一道三四厘米的口子,一时鲜血直流。当时母亲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往医院跑,到了医院医生给我缝了几针。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,可我眼眉旁的疤痕依然可见,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

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,因为过年就有新衣服穿,有好东西吃,可以跟大人出去拜年。可大人就不一样了。俗话说“小孩盼过年,大人怕用钱”。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母亲就开始忙开了,又是买布,又是买鱼买肉,然后就是挑灯夜战。有几次我夜里一觉醒来,看见母亲还在灯下给我们做新衣裳。

每年大年初一我们一觉醒来,枕头边总是放着新衣裳和鞋袜。我们穿上一身新,高高兴兴去给父母拜年,看见母亲的眼睛都熬红了,看来她又是一夜未睡,但看见我们高兴的样子,母亲也开心地笑了。

父亲的学校从镇江迁到了南京

一九五八年,父母工作的江苏医学院由镇江搬迁到

南京并更名为南京医学院。于是我们全家(除二姐当时正在念高三)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南京,住在城西。这里是南医的宿舍,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,住着十来户人家。

我们家因人口多,分了所谓的“一套”,大的一间约十五六平方米,其余的三间每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。另外在斜对面还有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厨房。虽然房子面积不小,可是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厅,不过房租挺便宜的,每月只有三四元钱。后来我自己动手用木板隔了个“马子间”,总算有个“方便”的地方。那时大的一间父母住,进门的一间做堂屋,另外两间则由我们兄弟四个和她们姐妹几个住。这一住就住了近三十年,直到一九八八年拆迁我们家才搬出这个四合院。

24号四合院就像一部纪录片一样记录着我们家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。

过了多年凭票买东西的日子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全国到处经济萧条,供应紧张,什么东西都要凭证凭票供应,还要排队。那时母亲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,上菜场排队买菜,有时为了多买几样菜,要排好几个队。母亲一大早就像打仗似的,这边排着队,那边摆个破篮子或石头之类的排队。这边买好后,立马赶到那边。有时赶过去已排过了,篮

子什么的也早已不见踪影,又只好重新排队。

回到家已浑身是汗,吃完早饭,又忙着择菜、洗菜、准备中饭,母亲就像一台机器一样,一刻也不停留。我们都看得心疼,要求帮母亲一起去买菜,母亲为了照顾我们早晨多睡会儿,白天好有精力学习而拒绝了。有一次星期日母亲起床后,我也悄悄跟着起来,等母亲出了门,我就跟在她后面,到了菜场母亲惊奇地发现了,“警告”我下不为例。我说今天是星期日,母亲哦了一声,以后每到星期日早晨我都常跟母亲去买菜。

我常跟着父亲去建邺路上的当铺

1961年母亲为了照顾家庭,从医院退职下来。全家的生活来源就全靠父亲每月的121元工资(父亲当时任高级讲师),要养活十二口人(包括我奶奶)。这在当时来讲还不算差。可一到每学期开学要缴学费就困难了,最多时有六七个子女上小学、中学。

我记得那时每到开学父亲就跟学校工会借六十元钱,然后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十元钱还借款,六个月还清后,下半学期又要再借。就这样平常生活还马马虎虎,若遇到逢年过节或天灾人祸,囊中羞涩,父亲只有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。

我记忆中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到建邺路上的一家当铺

去当东西,当铺有两扇黑漆大铁门,门正中用红漆画了个大圆圈,圆圈里写了个大大的红“当”字,门口一个高高的青石门槛,当铺的柜台也是高高的。那时当东西分“熟当”和“生当”,也叫“活当”和“死当”,活当的钱少点,但等有了钱可以赎回当品,而死当则反之。父亲那时基本上都是死当,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都当光了,开头当一些细软和首饰(母亲的嫁妆),而后则当些衣物和文物等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一件羊皮袄,质地很好,父亲已穿了许多年,还有一本精装画册,那还是祖父从日本留学带回来的,里面有不少名画,画册装在一个皮包里。

有时星期日,父母会带领全家人出去游玩,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。一早父母就忙着准备午餐,炒蛋炒饭,买烧饼、油条,偶尔也带点肉罐头、水果罐头等。再带上一床席子,到了中午把席子往草坪上一铺,全家人席地而坐,真可谓天伦之乐。那时的中山陵、玄武湖、莫愁湖等都留下了我们全家人的足迹和欢声笑语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四十余年,而母亲也离开我们十余年了。我们也都为为人父为人母了,我们这个大家庭也子孙满堂,人丁兴旺。但记忆的长河就像复印机一样,童年的往事也像电影经常在我的脑海里闪过,仿佛父母还在我们身边。

在深夜 外婆为我点了一根烟

快过年了,我想起了外婆。外婆去世已经五年了,那是2004年除夕的前一夜,平时不怎么回家的舅舅回来了,外婆很高兴,已经卧床不起的她特意在大家的搀扶下坐在饭桌上吃了顿饭。饭后,外婆早就上床睡觉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外公发现外婆睡得很沉,就没有叫醒她。到了中午,大家才发现有点不对劲,怎么叫她都不醒,慌忙中,家人拨打了120。由于外婆住的地方离大马路较远,怕救护车一时找不到,我一路狂奔到大马路边,一看到救护车就疯狂地迎上去招手。我在前面跑,救护车跟在后面,一路到家,已经昏迷的外婆被送到医院抢救。

外婆有几个儿女,住得都离外婆家不远,大家接到消息,都一股脑地冲到医院。医院诊断,外婆得了脑梗塞,导致脑干70%淤血坏死。医生说,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了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,怎么可能!怎么可能!

医院发出病危通知:准备后事。我们这里有个风俗:人还有口气就得回家,一旦死了就不能回家。家里的长辈商量了一下,准备把外婆接回家,我听到这个消息,大哭:她还没死啊!你们送她回家干吗?你们救救她啊!

大年初二,我们还是把外婆接回了家。看着外婆静静地躺在床上,我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泪。初四晚上12点刚过,外婆的心跳就慢慢减弱了,血压一点一点地消失了。

外婆住在郊区,人缘很好,送走她的那天,家里去了5辆大客车,都是亲戚朋友。大家都说要最后送送外婆,外婆人好,谁家有事她都热心帮忙。

我家里姐弟三个,小时候,爸爸在城里上班,和奶奶住一起,哥哥的户口在城里,我和姐姐妈妈住在郊区,和外婆家靠得很近。

妈妈要在生产队上工,没人管我和姐姐,每天中饭我们都是在外婆家吃,外婆总是烧些我喜欢吃的饭菜。舅舅总是喜欢逗我玩,说:“怎么又来吃饭啦?吃饭是要给钱的。”我是个倔强的孩子,听到这些话就不肯再去外婆家了。外婆总是臭骂舅舅一顿,再哄我去她家吃饭,还说:外孙吃外婆的饭是天经地义的。

我从小脾气就犟,妈妈拿我也没办法,记得有几次,因为淘气,被妈妈打了一顿,跑出去不回家。晚上12点的干草堆里,被蚊子叮得实在是吃不消。只听见远处传来一阵一阵外婆沙哑的声音——回来啊……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。

说真的,真想马上就出来,但是面子也实在过不去。当外婆走到我不远的地方,我几乎能听到她那急促的呼吸声。下半夜,我怕外婆担心,往家走去,当快到家的时候,我看见我的家门口似乎坐着一个人,点着一根烟,走近一看,原来是外婆。外婆从来都不吸烟的啊,我后来才知道,乡下有个习俗,晚上在黑暗的地方等人,要点根烟,一来辟邪二来给回来的人点个路。外婆竟然一直没回家,坐在家门口等了我三四个小时,这件事我至今难忘,令我愧疚。

外婆对我的好说也说不完,我只知道,外婆是我最亲的人。我永远也不会忘了她,我的外婆!希望她在天堂过得快乐。

外婆,我想你……
(请作者告知地址,以便邮寄稿费)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胡定云,我们永远想念你

她是姐姐,所以,云自然就算是我半个姐夫了。他对我也很照顾,常常亲切地叫我小鬼,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留一份。

一转眼,我们大家都毕业了,各自找到了工作。云选择做了一名船员,船员的待遇比较好,可是却要背井离乡,长期漂泊在海上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想苦够了钱就跟芳结婚。芳也很爱他,耐心地等着他。他们就这样一谈就是7年。而我,就亲眼见证了他们7年的感情。

云每一次离开,芳都要亲自去送他;每一次回来,芳也一定会去接他。只要云一回来,我们都要出去好好相聚。云经常说我:小鬼,你也不小啦,找个好男人赶紧结婚吧。我哈哈大笑:急什么啊,你们还没结,我等着做你们的伴娘。

前年年底的一天,云和芳来我工作的地方看我。他跟我说:小鬼,我家刚搞了装修,过年去玩啊。我高兴地答应了。谁能想到,那竟会是我最后的一次见面。

去年2月4日,我接到芳的电话,她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:“小利,我在上海。”我纳闷:快过年了,没事去上海干什么?没等我开口,她缓缓地说:“我家胡定云走了,以后你再也看不见他了。”我一下傻了,大叫道:“你说什么,瞎说什么啊?”电话那头,听见芳撕心裂肺的哭声……

第二天,我到车站去接芳,从别人嘴里,我知道了一切。原来,云在年前被通知上船,原本芳不同意他去,可云说,这趟船只是跑国内,也不远,这趟回来就跟芳领证。芳拗不过他,就同意了。云上船了,然而,就在1月30日

凌晨,船出事了。一船的人,只有一个幸存。

3月,我陪芳去了上海,参加云的葬礼。我看着云,他冰凉地躺在那里,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。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,我总觉得,云还在,他就在我们身边,看着我们,看着芳。

